

上古神话演义

第三卷

封山观海

钟毓龙 著

一部可与《封神榜》《西游记》相媲美的中国神话小说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上古神话演义

第三卷

封山观海

钟毓龙 著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上古神话演义. 第三卷, 封山观海 / 钟毓龙著. —北京: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, 2019.7

ISBN 978-7-5078-4506-8

I. ①上… II. ①钟… III. ①神话—作品集—中国 IV. ①I27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9)第131774号

上古神话演义(第三卷) 封山观海

著者 钟毓龙
责任编辑 高婧 张娟平
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
责任校对 张娜

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[010-83139469 010-83139489 (传真)]
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天宁寺前街2号北院A座一层
邮编: 100055
网 址 www.chirp.com.cn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天津市新科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×1000 1/16
字 数 260千字
印 张 22.75
版 次 2019年8月 北京第一版
印 次 2019年8月 第一次印刷
定 价 49.00元

CRI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欢迎关注本社新浪官方微博

官方网站 www.chirp.cn

版权所有
盗版必究

目录



- 第一回 舜尚见帝，帝馆甥于贰室 舜与尧问答 尧赐舜雕弓、干戈、昭华玉 舜琴尧加 瞽叟使舜完廩、浚井 / 1
- 第二回 象日以杀舜为事 二女与舜药浴汪 舜为司徒，举八元八恺 荐皋陶为士师 七友逃舜 / 11
- 第三回 尧以舜为耳目 宾于四门 纳于大麓，烈风雷雨不迷，虎狼虺蛇不害 命舜摄位，三凶不服 / 20
- 第四回 鲧湮洪水 鲧遁至羽山 帝尧命祝融殛鲧，副之以吴刀 鲧化黄熊入羽渊 舜举禹治水 / 29
- 第五回 禹梦乘舟从月中过 月中之状况 禹师大成摯 / 38
- 第六回 恒山神澄渭渟见禹 禹初过桐柏山，风雷震惊 禹得宛委山藏书 禹梦洗河 禹遇云华夫人 / 47
- 第七回 云华夫人授禹敕召鬼神之书，并遣天将为助 禹入都就取伯益、水平佐禹 帝尧郊祭，神响发座上 / 56
- 第八回 舜受终于文祖，赤凤来仪 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 务成昭戒 舜 禹治水之计画 禹乘四载 禹治碣石，召东海神阿明 / 65
- 第九回 黄魔、大翳大战罔象、天吴 南极紫玄夫人荐举禹虢 降服罔象、天吴 应龙佐禹治水 / 74



- 第十回 天地十四将大战 庚辰到非想非非想处天 西城王君收伏七地将并授禹仙策 王屋山洞之情形 / 83
- 第十一回 平逢山群蜂为患 玉卮娘降伏骄虫 明视佐禹治水 禹以身解于阳盱之河 风后教禹 / 91
- 第十二回 九河既道 凿砥柱山以显中国之道德 华山神浩郁狩见禹 云华夫人为云为雨 群仙集华山 / 100
- 第十三回 巨灵擘太华 龙伯国大人钓六鳌 济水之命名 肥螭出见 伯益作“山海经” / 108
- 第十四回 逆河中鱼妖为患 伯益作井而龙登玄云，神栖昆仑 铁索锁鱼妖 玄龟负泥封印山川 / 116
- 第十五回 禹凿龙门 禹入龙门穴 八威之神 伏羲氏赐禹玉简 / 124
- 第十六回 河伯夫妇宴禹于河上 冀州水患平 相柳毒害人民 / 133
- 第十七回 禹被困于相柳 日中五帝诛灭相柳 / 142
- 第十八回 黄蛇守护共工台 孔壬被逮 皋陶喑而为大理 皋陶曰杀之三，尧曰宥之三 流共工于幽州 / 151
- 第十九回 导河积石得延喜玉 女床闻鸾鸟鸣 西王母赐轩辕镜 除神虺 少昊帝护穷奇 鸟鼠同穴 / 160
- 第二十回 青要山遇神武罗 天地将除妖蛇 洛出神龟，锡禹洪范九畴 禹辟伊阙 禹铸铁牛 鲤鱼跳龙门 / 169
- 第二十一回 济水三伏三见 禹遇后夔、伯夷 泰山神圆常龙华谒禹 天地将斩朱獳 / 178
- 第二十二回 天地将除妖鸟 嵎夷九族朝禹 禹等遇疫 / 187
- 第二十三回 聚窟洲返魂香 划除蜚兽 青州水患平 / 196
- 第二十四回 九尾白狐向禹提亲 禹再过桐柏山，风雷震惊 霍山、潜山两储君骑龙迎禹 巫支祁之历史 / 205

- 第二十五回 禹娶于涂山 巫支祁袭禹 囚鸿蒙氏 辛壬癸甲，禹出治水 / 214
- 第二十六回 牛渚燃犀 禹三过桐柏山，风雷震惊 禹召万神共战巫支祁 伯益受伤 奔云伏诛 全州兵书峡 / 223
- 第二十七回 庚辰锁巫支祁 禹过门不入 淮水治平 禹凿轘辕化为熊 女攸化石，石破而生启 / 232
- 第二十八回 钹耳、贯胸之民来献珠鳖 产珠之动物 两虬龙夹禹舟 禹牵笮罗山 禹二次过门不入 / 241
- 第二十九回 水平王震泽为神 禹遇善卷 禹入三苗国 繇余、黄魔奉使三苗 / 250
- 第三十回 禹破灭三苗 驩兜远窜南海 苗民反侧难驯 禹修彭蠡之防 禹勒石纪功 彭蠡古地理之理想 三苗之民远窜三危 / 259
- 第三十一回 蠡围、计蒙误会冲突 云林宫右英夫人解围 / 268
- 第三十二回 四川地势之理想 黄魔凿黄牛峡 古今中外葬法之不同 禹凿巴山峡 巫山之猿 / 277
- 第三十三回 禹治云梦 衡山神丹灵峙泰迎禹 掘昆仑之息土以治洪水 禹三次过门不入 涂山氏望夫 禹伐曹、魏、屈、鬻四国 / 285
- 第三十四回 天将驱除狔狼 禹责梓神 禹二次遇疫 / 293
- 第三十五回 方相氏驱疫 蔡蒙旅平，和夷底绩 禹导沱江上岷山 云梦泽禹遇神女 / 302
- 第三十六回 禹作岫嵎碑 禹得玉版金简 刻石大孤山 禹上会稽山作歌 禹植柏于大别山 禹三次遇疫 神农氏传授避疫方 / 310



第三十七回 禹诛疫兽 嶠冢导漾 禹治黑水以铁桩镇海眼 弱水中
窳窳为患 / 319

第三十八回 天上革命 邢天氏与帝争神 太真夫人除窳窳 / 327

第三十九回 杀三苗于三危 河精献河图 舜颁五瑞于群后 同律度
量衡 五载一巡守 尧与舜至首山观河 / 335

第四十回 舜舐瞽叟目复明 五老游河，告河图将来 龙马献图 凤
凰献图 尧作“握河记” 命质作乐 / 345



第

一

回

舜尚见帝，帝馆甥于贰室 舜与

尧问答 尧赐舜雕弓、干戈、昭

华玉 舜琴尧加 瞽叟使舜完廩、

浚井



且说舜将父母弟妹一齐搬到洧汭地方居住之后，房屋也宽敞了，器具也齐备了，饮食也丰腴了，伺候的人也有了，瞽叟夫妇起初也还觉称意。但是一看，舜如此之显荣，有百官事他，有帝的九子奉他，有牛羊，有仓廩，当初几次三番逐他出去，原希望他冻饿以毙的，不料现在倒反富贵了。当初决定不给他订婚，原希望他鳏居终身的，不料他居然成家，而且是天子的女儿，而且有两个，那后母心里又是妒忌，又是恼怒，竟有说不出的难过。至于象的心里，又是不同，转转念念，总是不忘情于二嫂，外面虽是假作亲热，里面恨不得将舜杀了，夺了那二嫂来。因此乘舜不在家的时候，常到舜宫中去与二嫂闲谈，希冀施用吊膀子的手段。娥皇、女英是聪明人，岂有看不出情形之理，但是既不好拒绝他，又不敢得罪他，深恐他在父母面前再用谗间起来，因此只好和他敷衍。哪知象以为二嫂是有心的了，越发觉得只要杀死了舜之后，二嫂就可以到手，于是一心筹划杀舜的方法，苦于想不出。

舜住的房屋，与瞽叟等所住的房屋非常相近，中间只有一墙之隔，但是无门可通，来往须出大门，绕道而行。舜每日率领二女，往朝父母，多者三次，少者一次，其余时间依旧做他的农夫事业，犁云锄雨，早作夜休。时当初夏，二女亦采桑养蚕，实做农家妇的勾当。有时敷首亦来谈谈，和二嫂非常莫逆。有时象在舜宫，舜归来看见了，仍旧非常和他亲热，想用诚意去感格他，或者召集了九子百官等臣庶，讨论政治或做人的道理，希望引他到为善的路上去。然而象的心思，并不在此，哪里要听；并且见了九子百官等，不知如何局促不安，自惭形秽，往往不到片时，就跑去了。如此者过了多月。一日，帝尧飭人来接二女归宁，并希望舜同去。舜忙偕了二女朝见父母，稟知此事。舜的后母本想不答应，又是敷首多方解释，方才允许。于是舜及二女拜辞了父母舅姑，径往太原而来。

那面帝尧早将他宫殿旁边的一间贰室收拾起来，给舜等居住。舜到了之后，就在殿上延见，群臣百僚咸在，仪节非常隆重，这才是两大圣人见面的第一次。行礼既毕，即设飧礼。当时群臣久闻舜的大名，却未见过，此时细细瞻仰，但见舜：太上员首，龙颜，日衡，方庭，大口，面颌无毛，果然一表非凡。所欠缺的，长不过六尺一寸，比到帝尧长十尺的，相形之下，殊觉短小；加以操劳忧危太过，背项伛凹向前，而面貌亦觉黧黑。大家暗想，这个人有这样的大德，负这样的大名，甚为可异！飧礼既终，继以燕礼，大家开谈了。起初不过泛泛之言，后来渐渐谈到天下，帝尧道：“朕欲使天下之民都来归附，应该用什么方法？”舜道：“以臣所知，有三个方法：第一个是执一无失，第二个是行微无怠，第三个是忠信无倦。能够行这三个方法，天下自然会来了。夫执一如天地，行微如日月，忠诚盛于内，赅于外，形于四海天下，其在一隅耶，夫有何足致也。”帝尧又问道：“那么我们何事？”舜道：“应该事天。”帝尧道：“我们应该何任？”舜道：“应该任地。”帝尧道：“我们应该何务？”舜道：“应该务人。”帝尧又问道：“那么人情何如？”舜叹道：“人情甚不美，问他做甚呢？一个人妻子具而孝衰于亲，嗜欲得而信衰于友，爵禄盈而忠衰于君，人之情乎！人之情乎！甚不美，问他做甚？”帝尧听他这番对答，简括而切要，且多感慨，非常满意，于是就送舜到贰室中住下。自己回到宫中，二女九男都来觐见，帝尧细细问讯一番，知道舜的内行，确系纯笃，绝无虚饰，非常佩服。次日，又召见到汭去的百官来盘问一番，知道舜的外行，亦确系纯美无疵，尤为叹赏。

一日，舜来见帝，谈了多时，帝尧赐舜雕弓一张、干戈各一件，又赐絺衣一袭，舜再拜受赐。过了两日，舜备了飧宴，回请帝尧，帝尧同了大司农、大司徒同去，舜为主人，帝尧等均为宾客。自此之后，帝尧又复飧舜，舜又复飧帝，迭为宾主，请了好几次，不像舅甥，亦不像君臣，那情谊竟和朋友交际一般。天子友匹夫，这是后人所羡慕的。

一日，帝尧与舜又在闲谈，舜问帝尧道：“天王之用心何如？”帝尧道：“吾不傲无告，不废穷民，苦死者，嘉孺子，而哀妇人，此吾所以用心已。”舜道：“美则美矣，而未大也。”帝尧道：“然则何如？”舜道：“天德出而宁，



日月照而四时行，若昼夜之有经，云行而雨施矣。”帝尧道：“然则胶胶扰扰乎！子，天之合也；我，人之合也。”

一日，二人又闲谈，帝尧问舜道：“从前有一年，朕因为宗、脍、胥敖三国不尽臣礼，想起兵去伐他，后来事势有阻碍，未曾去伐，但是每到南面听政的时候，心中总觉不能释然，这是什么缘故？”舜道：“臣的意思，治天下总以德为先，武力次之。宗、脍、胥敖三国之君，譬如蓬艾中间的小鸟，听他飞翔，无所不可，不必因为他不臣，心中就不释然的。昔者十日并出，万物皆照，而况德之进于日者乎！”帝尧听了，又非常佩服。

一日，帝尧到贰室中去访舜，只见舜的行囊中，有琴一张，帝尧问道：“汝向来善于鼓琴吗？”舜道：“但能够弹，不能称善。”帝尧取出来一看，原来是五弦的，就问舜道：“琴的制度，一定是五弦的吗？”舜道：“不必一定，少的一弦三弦，多的七弦九弦均可。臣用五弦琴，是臣师纪后所传授。”帝尧就叫舜弹了一曲。次日，就命乐师质，特制了一张七弦琴赐舜，并且说道：“汝琴五弦，朕加二弦，所以合于君臣之恩。”舜稽首拜谢。

自此之后，舜在甥馆，盘桓了一个多月。一日，与娥皇、女英商定，向帝尧告辞归去。帝尧于是大张筵席，为舜饯行，又赐了无数物件，内中有一块宝玉，名叫昭华之玉，大约取昭显重华的意思。对于舜的父母，亦有赠送。舜一一拜受，起身归去。九男百官依旧随行。

到了洊汭，舜和二女先来见父母，并将帝尧所赠的物件一总呈上。瞽叟是一物无所见的，都由敷首逐件报告。那后母看了，虽是欢喜，然而尚有嫌少之意。独有象和二嫂久不见了，等舜与二女回宫之后，急忙来见。舜殷勤招待，并将帝都风景大略和他谈谈。象看见帝赐的干戈、七弦琴和雕弓等，非常喜爱，玩弄不已。舜因为是天子所赐之物，不便转赠于弟，拟照样制了送象，但是并不言明。哪知象去之后，愈想愈眼热，愈想愈心焦，既想二嫂，又想这许多玩物，不由得暴躁发怒。他母亲知道他的心思，百般劝慰。象咬牙切齿地说道：“我不弄她到手，我不是人！”母亲道：“物件有几种，我明朝向他去要，或者可以弄到手，人是难的呢。”象道：“我不屑去向他讨，我自有方法可以弄她来。物件要紧，人尤要紧。我只要将这个不孝的畜生杀

死，怕她们都不是我的么！”母亲道：“你不要胡说，杀人是要偿命的！”象道：“怕什么！我自有方法，叫他死而无怨，看我的手段，看我的本领。”说罢，恨恨不已。那时败首适值在后面，听到这番话，知道是为舜而发的。次日，凑个空闲，告诉了二嫂，叫她们劝舜留心。过了几日，却安然无事。

一日天雨，舜到瞽叟处去问安，瞽叟道：“我后面藏米的屋子漏了，米多渗湿，你须想法子去修理。”舜应道是，当下舜出来就叫几个工人，去将仓廩治好。过了两日，瞽叟又向舜道：“廩上仍旧漏呢！你前日叫来的几个人，真是太马虎了，你去看看。”舜到廩中一看，上面果然有一个大洞，时值雨后，廩中漏得不堪。舜觉得诧异，暗想，我前日叫来修理的几个人，不会如此疏忽的，这是什么缘故呢？瞽叟道：“明日天晴了，你给我自己上去修治，省得那班人不用心。”舜连连答应道：“是。”当下回去，便将此事告诉了二女。娥皇一听，便说道：“不好不好！这个不要就是计呀！”舜道：“想来不至于如此。”女英道：“即使不是计，我想总以防备为是。”舜道：“怎样防备呢？父命又不可违。”娥皇想了一会儿，说道：“有了。”就叫女英道：“妹妹！我想此事之危险，就在上了廩之后，急切不能下来。假使有如盖如笠的物件，手中拿住，抵着了空气，使人慢慢地坠下，或者不至于死伤。”女英道：“我亦这样想，最好如盖一般的物件，可以收，可以放的，明日上去时，收起来，藏在身畔，不使人看见，果真有急难了，那么就撑起来跳下，岂不是好！”娥皇道：“我二人意见既然相同，就做吧。”当下到庭外，斫了两枝大竹，细细劈开，竹梢做干，竹根剖成细片，再打过眼，用线索穿起，上面蒙之以布，下面再用机括撑住，可以伸缩。起初做了一个，能伸而不能缩，甚不适用，两人又细细研究，再加改良，居然可用了。娥皇道：“妹妹，我们再做一个吧，一只袖子里藏一个，岂不是好！”女英道：“好是好的，不过袖子里藏不起，怎样呢？”娥皇道：“管他呢，且做了再看。”于是两姊妹又合力做了一个，叫舜先在袖内藏藏，哪知竟有点累赘，而且看得出。两姊妹又商量了许久，将柄截短些，女英又设法将舜的两袖拆开放大，说道：“这个叫作鹊衣裳，明日的工作，可以叫作鸟工，但愿在空中能如鸟鹊的飞翔任意，才好。”当下舜将两盖分藏两袖之中，居然看不出了。娥皇道：“我看斗



笠也不可少。工人升屋，戴斗笠以遮太阳，本来是当然之事，有斗笠戴在头上，跳下来或者格外平稳些。”于是又取过斗笠来，缝补坚固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人事已尽，所不可知者天命了。”时已夜深，三人胡乱地睡了一觉。

次日黎明，舜藏了两盖，携了斗笠，往朝瞽叟，问安已毕，却不见象和后母。瞽叟道：“今日天色已晴，汝可去完廩了。”舜连连答应，即忙来至后院，只见象和后母都站在廩门之边，不知谈什么。舜忙过去给后母请安，又向象道：“三弟今日起身甚早。”象道：“我记念廩中之米，恐怕它受潮而霉，所以和母亲来看看。”舜道：“那么，门窗不可以闭着，打开来透透风，那霉烂就可以减少了。”说着，就要来开廩门。那后母忙拦住道：“不可不可！我我我里里面有要要紧物件，放在那里，不不不要开。”后母正在说时，象早过来，将身挡住了门。舜见此情形，知道今日之事非常危险，但亦不露声色，即说道：“父亲命我完廩，我上去吧，梯子在哪里？”象用手指道：“在对面。”舜看见，便过去掇了来，一级一级地升上去，升到一半，已从窗棂中望见，里面并无米粒，都是堆着些干柴枯草之类，心中益发明白。刚爬到屋上，忽觉脚旁有物移动，回头一看，只见那梯子已被人移去了。舜知道祸事已迫，不敢怠慢，忙先爬到屋脊上，察看四周情形，只见面面临空，有一处房屋虽则相近，然而距离亦有一丈左右，料想跳不过去。那时，下面已有毕剥之声，烟气亦迷漫而出。舜急将两盖取出，携在手中，那时西北风大作，东南两面尽是烟气，舜即爬到西面，往下一望，约有二丈高，然而顾不得了，急将两盖撑起，两手擎住，站将起来，往下跳去，但觉悠悠扬扬，落在地上，竟一无损伤。慌忙丢了两盖，除了斗笠，要想来救火，那时邻舍居民都担了水，持了械，来救火了。当头一个，看见了舜便大嚷道：“都君一个人在这里救火呢！我们在外面，已都看见了，令弟竟还没有知道，抵死地不肯放我们进来，幸亏令妹呼救，令弟才肯让开，再迟一刻，可不得了呀！”舜道：“诸位费心，感谢感谢！赶快替我们救一救。”那时九男百官等亦都率领人夫来了，七手八脚，一齐动手，但是风猛火炽，无从设法，虽有水浇上去，正如添油一般，须臾之间，房屋崩倒，尽成灰烬。那时象跟在后面，看见舜依然尚在，帮同救火，竟像一点损伤都没有，心中着实奇怪，暗想，他莫非有远跳的本

领么？火熄之后，救火者纷纷散去，象看见了舜，假作不知道的样子，反问舜道：“你上屋之后，我和母亲就到里面去，究竟这火从何而来的呢？”舜道：“我亦不知道，大概不知何人遗落在那里的吧。”说着，斂首跑来，就问舜道：“二哥无恙么？”舜道：“多谢，无恙，父亲受惊么？”斂首道：“还好，没有受惊。”舜就来老父处，问慰一会儿，就告辞回去，一路的恸哭，暗想：人家父母，总是很亲爱的，何以我的父母，竟要设法弄死我？我的罪恶究竟在哪里呢？殊不可解。娥皇、女英接着，知道侥幸而免，私相庆慰，又慰劝了舜一番。

过了多日，忽然斂首神色仓皇地跑来和二嫂说道：“前日焚廩之事，事前妹一无闻知，幸而天相吉人，二哥竟脱了险，真是恭喜。昨晚妹听见三哥和家母密谈中有‘空中可逃，地中看他怎样逃’的话，妹深恐与二哥又有关系，所以特来通知，请速防备，妹去了。”说罢，匆匆而去。娥皇、女英听了，顿时又非常忧虑，然而“地中”两个字如何解呢？指何地而言呢？一时竟猜不出，等舜回来，就告诉了舜。舜想了一想道：“哦！一定是浚井。我记得那边屋里，是有一口井的。”娥皇、女英听了，不禁失色，齐声道：“果然如此，那么怎样？”又歇了一会儿，说道：“我看，先在那井中旁边，穿一个洞，可以藏身，岂不是好。”舜道：“这个做不到。第一，井在那边，我如何去穿？第二，即使穿了，他将上面堵塞，我藏在里面，如何能活呢？”三人说到此处，面面相觑，一筹莫展。忽然娥皇道：“有了。”舜问道：“怎样？”娥皇道：“井在何方？”舜指着东北角道：“大约在这一面。”娥皇道：“离此地大约有多少远？”舜道：“大约有三四丈。”娥皇道：“那么，我们先在此地的这一口井里，对准方向，穿一隧道过去，接着那口井，万一有事，就从这隧道里钻过来，此法如何？”舜和女英听了，都以为然，但是方向如何对得准呢？女英道：“这个容易，我们先用梯子，布到垣上，望一望就是了。”当下决议之后，舜立刻就动手起来。那锄犁畚鍬等，本是农家必备的，舜走下井去，慢慢掘土，娥皇、女英轮流地搬运，日里不足，继之以夜，三人精疲力尽，只开得二丈左右远，又恐怕掘错了方向，不时地升梯登看，益觉劳乏。幸喜次早进见瞽叟，竟没有提起什么事。归家再掘，到得下午，约有三丈多



远了，居然与那边的井有点相通，但是仅有很狭很小的一点光线透出。舜气急力竭，汗如雨洗，幸喜不曾掘斜，方自欣慰，走出隧道，稍事休息。忽然瞽叟处飭人来叫，说道：“有要事叫舜就去。”舜浑身污泥，口中急急答应，立刻舀水，大略盥洗一遍，娥皇、女英早将衣服送来，替舜穿好，又将各处用带系紧。舜问什么缘故，娥皇道：“系紧了，好预备钻隧道，省得有牵扯不便，这个叫作龙工之衣。”说罢，女英又将斧凿等纳入舜衣中，外面仍穿上衣裳，匆匆来见瞽叟。瞽叟道：“我叫你来，非为别事，后院中那口井，浑浊了，你给我去浚一浚。”舜连声答应，心中却禁不住酸楚万状。到得后院中，只见四面，一畚箕一畚箕的泥沙土石，堆积得不少，后母及象却不见踪迹。舜暗想，若非敕妹通知，此命休矣！虽然，为祸为福，还是难说。一面想，一面走到井边，将外罩的衣裳脱卸，就向井中直跨下去。原来凿井是舜生平的长技，舜每到一处耕田，必定亲自凿一口井，因此跨下井去，极为自然。一路下去，一路四边张望，都是漆黑，并无光亮，不得已，取出斧凿，到处乱击，有一处松而且空，料想是刚才所掘之隧道了，急忙用尽平生之力凿去，顿时与那边隧道打通，但是泥沙梗塞，一时不易钻过，而耳中仿佛听见啼哭之声，又仿佛有斥骂之声，头上泥沙土石已盖顶而来，头顶肩背早被打击了几处。舜知道危险之至，狠命地向隧道中爬钻，那从顶上来的泥沙土石，更如瀑布的倾泻，股上腿上又打着不少。舜全身钻进隧道中，气力全无，不能动弹，忽然觉得眼中火光一耀，又听得似有人语，舜知道是英、皇来探望，精神一振，努力地就钻了出去。

且说象与他母亲本闪在后屋之中，看见舜跨下井去，二人急忙走到院中，将所预备的泥沙土石畚箕提起，要往井中倾去。忽见敕首飞奔地跑来，将母兄两个所提的畚箕夺住，不使他们倾倒，口中苦苦地代舜哀求。她母亲大骂：“干你甚事！给我滚开去！”敕首仍旧不放，仍是哀求。象勃然大怒，骂道：“你敢来破坏我们的事！”说着，放下畚箕，劈面一掌，又用手一推，敕首踉踉跄跄地退到丈余路之远，颠于地上，痛哭不已。这里象和他母亲才将各畚箕的泥沙土石逐渐倾倒到井中去，有如许时间的腾挪，舜才能够逃出，亦真是舜的救星。过了一会儿，各畚箕的土石泥沙都已倒完，井亦差不多填

满了，象不禁拍手大喜，和他母亲说道：“怎么样？我的谋略！看他这回逃到哪里去！照母亲前回焚廩的政策，我早知道不对的，因为他在屋上，可以跳，即使不会跳，邻人看见了，还要来救，不是万全的，果然，徒牺牲了一间房子。现在岂不是好么！”他母亲也笑笑说道：“我何尝不知道，不过我想杀人是要偿命的，推说失火烧死，就无痕迹，我是这个想头。”象道：“我这个方法，何尝有痕迹呢？人家查起来，只推不知道，他们绝不会疑心到井里去的。”那时斂首见井已填满，料想舜决不得活，直哭得昏晕过去。象跑过去踢她一脚，说道：“这回事情，你如若敢向人漏泄一个字，管教你也立刻不得好死！”他母亲也说道：“那是万万漏泄不得的，万一漏泄了，我们两个人去受罪，你心里忍么？”斂首不敢作声，站了起来，跟了母兄，走进房去。只听见象叫道：“父亲！今朝事情已做成功了，这个功劳，都是我的。现在先将他的家产分一分，牛羊我不要，归了父母，仓廩我不要，归了父母，干戈归我，琴归我，张归我，还有两个嫂子，想来父母更没有用处，叫她们给我叠被铺床，晚上陪我睡觉。父母你看，我分得对不对？”瞽叟夫妇大笑道：“好好！随你随你。”象听了，得意之极，叫道：“我就去望望二嫂来。”说着，转身便来到舜处，刚进大门，只听见里面叮咚叮咚的琴声，象料想是二嫂在那里弹，不禁心痒起来，便大叫地跑进去道：“好嫂子！你们好快活呀！我来陪你们。”哪知话未说完，一看，坐在床上弹琴的并不是二嫂，竟是个舜，二嫂却分立在两旁。象到此，真是出其不意，万分为难了。留又不可，退又不能，恨不得寻一个地缝，立刻钻进去，心中又想：舜已给我埋在井中，何以仍旧会得在此弹琴呢？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呢？一霎时思潮起落，不禁目瞪口呆。倒是舜和英、皇，仍旧客客气气地让坐，问他从哪里来。象只得期期艾艾的，随口胡诌道：“啊哟！我我实实在记记挂挂二哥呀！”话未说完，良心发现，顿时将一张脸涨得绯红。舜见他如此，也不和他认真，便说道：“三弟你来亦好，我这几日忙得很，你有工夫，可以代我管理这些臣庶吧。”象听见舜如此说，心中益发不安，如坐针毡，勉强支吾了几句，就告辞而去。回到家中，他母亲就问他道：“你来得这般快，莫非那两个女的不肯从你么？”象道：“怪怪怪！不是鬼，定是妖。”他母亲诧异道：“怎样怎样？”象道：“我



们亲眼看见他埋在井里，哪知他却在床上弹他的琴，岂不是妖魔鬼怪么！”他母亲听了，亦惊疑不定，两个人再同到井的四周，看了一回，亦看不出痕迹。他母亲道：“不要这个人有鬼神保佑，暗中救扶么！我看你还是歇了这个念头吧。”象恨恨地说道：“我一定不肯歇，我不弄死他，不是人！”当下只有败首听见了，知道舜并未死，暗暗欢喜。